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八十目錄

蕭至忠
陳時政疏
崔湜
野燎賦并序
御史臺精舍碑銘
故吏部侍郎元公碑
嚴挺之
諫安福門酺宴疏

大智禪師碑銘并序

自撰墓誌

王琚

教射經上篇

教射經下篇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八十

蕭至忠

至忠沂州丞人神龍初以附武三思自吏部員外擢御史中丞遷吏部侍郎中書侍郎兼中書令轉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拜侍中景雲初坐韋后黨出爲晉州刺史召拜刑部尚書轉吏部先天二年復爲中書令封鄭國公以太平公主黨伏誅

陳時政疏

臣聞王者列職分司爲人求理求理之道必在用賢得其

人則公務克修非其才則厥官如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殘漸至陵遲率由於此頃者選曹授職政事官人或異才昇多非德進皆因依貴要互爲粉飾苟得是務曾無遠圖上下相蒙誰肯言及臣聞官爵者公器也恩倖者私惠也只可金帛富之粱肉食之以存私澤也若以公器而爲私用則公議不行而勞人解體以小私而妨至公則私謁門開而正言路塞憸人遞進君子道消日削月朘卒見凋弊者爲官非其人也昔漢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謂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人受其殃賜錢十

萬而已此即至公之道不虧恩私之情無替良史直筆將爲美談於今稱之不輟於口者也臣又聞唐虞之時建官惟百秦漢之後命爵逾多故官衆則事繁人撓則僞起當今列位已廣冗員倍多希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訾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已鬻法徇私臺寺之内朱紫盈滿官秩益輕朝綱日壞懸利之輩冒進而莫識廉隅方雅之流知難而斂分邛壟則才者莫用用者不才二者相形十有其五故人不効力而官爲匪人欲求其理寔亦難遂臣竊見宰臣貴戚及近侍要官子弟親眷多居美爵

忽事則不存職務恃勢則公違憲章徒忝官曹無益時政陛下若因循往轍不革前非爲弊已成返改難及惟陛下詳參之詩云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私人之子百寮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平衆官廢職私人之子列試於榮班苟非其才徒長其佩飾無德而祿有類素餐而詩人之言多存諷刺因國風之有暢冀王道之不偏前人之所譏後王之所戒願陛下想居安慮危之義行改絃易張之道貴惜爵賞審量材識官無虛授人必爲官進大德於樞近退小人

於開儕法令惟一戚恩以信私不害公情無撓法則天下幸甚臣伏見貞觀永徽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此葢爲勢要親戚罕有才藝遞相囑託虛踐官榮伏願陛下遠稽古典近遵先聖特降明勑令宰相已下下及諸司長官各通內外緦麻以上見任京官九品已上精加檢擇每家量勒一人在兩京餘並改授外官庶望分職四方共寧百姓表裏相統遐邇乂安非直抑强宗分大族亦以退不肖進賢才雖言之稍難而行之甚易其外官有行能久著淪滯未申者望令廵使察名以聞即加進用冀四海之內無復

遺才八埏之中同歌聖德

崔湜

湜字澄瀾閩州刺史仁師子第進士神龍初累擢考功員外郎桓彥範當國引湜使伺武三思姦謀湜反以彥範計告三思驟遷中書舍人景龍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李尚隱所劾貶襄州刺史韋氏稱制復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先天元年拜中書令元宗將誅蕭至忠召湜對問失旨徙海外宮人元氏稱嘗與湜密謀進酖乃追湜賜死年四十三

野燎賦 并序

先天二年十月僕客於郢山之胡氏胡氏之子體道之疑命與僕有忘年之厚焉常以暇日登高縱觀見火燎於野壯而偉之因謂僕曰吾讀文多矣未嘗見有賦於是者試爲吾賦之僕時負譴觸物多興援毫斐然豈近聲律其詞

曰

郢國東走楚藩南極江關蒼茫千里一色在季月之窮會方短辰之驟匿霜皚皚而夜途霰淅淅而朝逼百草同死萬木皆枯瞻彼灌莽鞠爲榛蕪葉煩拏而積蔓根擁腫而

盤株既攘鋆以擢阜亦纍塍而冒塗及乎農聚告畢澤虞縱燎遠靡不焚近無不燒灼地而山川卷色炎天而日月韜照固玉石以俱銷何芝蘭之不燋豈害物以利獲將順時而通教沃我公田之饒遂及我私之效盧城之曲客遊者聞之訊之其足觀也乃命我賓僕束吾征馬登於高岡一瞰平野是時牧童樵豎匍匐交馳提爝秉炬斯焉取斯爾其薙棘崇蘊縮茅始吹殘芳未爇短炬猶羸或蠡蠕蒻勑或宛延冶遞晶翳翳而莫振力緜緜而可羈不利進而求退每違高而趨卑狀君子之攝勇同哲人之守雌及乎

旭日照爛晴風蕭索憑燥鼓威倏忽而作光艳艳而傍薄
氣曈曈而上薄翻紫燄於半天迸紅星而四落騞爾電烈
雄然雷奔泉汩飈飍沙騰霧昏其始也杳然若六氣含象
開混元其少進也赫焉若十日揚光登天門迫而察之既
似乎鶩鶼失轂駭平原遠而望之又似乎列羽攢旗馳塞
垣於是走熾狂迸衝烟怒擊咆林吼叢欲谷歎壁或霍濩
以燐亂乍轟嗃而揊拍飈如萬壑之崖崩拉若千巖之石
坼經霄窟而歊霧突冰凌而沸液棲禽失竄以驚嘷伏獸
迷奔而墮蹶應接不既吁其可畏能使烈士賈勇懦夫增

氣開耳目之溷濁蕩胸襟之滯欲登農山之嶺既瑣瑣焉觀廣陵之濤亦復何謂及乎炎盛亢極途窮勢摧赫赫埽地滅成煙煨何倏興而忽歇何有往而不來無介推之生氣見韓安之死灰僕乃愀然歎息而謂胡公曰夫物忌太甚火亦如之得茲在茲失茲在茲徒觀其進德幷命策名逢時三階式踐六柄初持方望會於朝論亦謀明乎帝思居則擊鐘陳鼎出則長戟幡旗咄嗟而嚴霜夏落顧盼而腐草冬滋道路多望塵而拜朝廷以轉日相期及乎過進受傷滿盈致缺或身辱名瞀或氣隳心折或朝失卿相之

權或暮爲匹夫之列客稍引而多去友雖求而已絶高門騎羅雀之叢曲池淪涸魚之轍伊餤餤而不禁固炎炎而就滅聊假興於斯文庶投鑒於來哲

御史臺精舍碑銘

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也傳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取則蹈網罟嬰徽纏聯桁楊貫桎梏可怨天尤人哉左臺精舍者諸御史導羣愚之所作也蓋先王用刑所以彰善癉惡聖人明罰是以小懲大誡故崇崇清憲以糾以繩而檮杌頑嚚罔知攸畏冒於貨賄貪於飲食莽蜂不歌猘犬自噬棼

棼泯泯而陷於茲者歲以千計羣公等目而感之乃言曰天孽可逃自咎難逭夫能度壹切苦厄者其惟世尊乎所以僉捨衆貲議立斯宇欲令見者勇發道慧勤探妙根悟有漏之緣證波羅之果纓珞爲施菩薩之導引衆生塔廟有成天人之護持正法不有善者人焉賴哉長安初湜始自左補闕拜殿中侍御史至止之日其構適就遊於斯詠於斯稽首於斯咨夫衆寶嚴身非如來之意方丈爲室蓋維摩之心故立像不務於珍華度堂罔圖其豐壯至若丹臒並棄剞劂都捐則歸依之心或未多也君子之作其得

中焉觀其椽之棗之是尋是尺猗徂徠之松攻荆藍之石疊櫨駢栱規欑櫱亘錯盤螭以頓棁鏤蹲贊以衛鋪綠窗黕烟丹柱皜日香泉數曲環繞琉璃之地靈草百品蒸蒔黃金之階信可滌慮洗心逃殃寘福爲利甚博獲報無量羣公以予忝文儒之林固以碑表相託辭不獲巳而作銘曰

惟佛之國黃金界道吁嗟下人誓不相好胡不歸命以自保惟佛之土白銀爲臺吁嗟下人爲惡不迴胡不稽首以逭災彼君子兮福所履兮是度揆兮不日成兮若神營兮

利羣生兮

故吏部侍郎元公碑　一

良玉吐曜非媚荆人之斲幽蘭懷芳豈珍楚客之奏若夫克抱厥德不揭其明四海順風以宏道萬乘渴日而致用見於元公矣公諱希聲字某河南洛陽人也蓋顓頊之裔十三代祖魏昭成帝勲格皇天惠孚庶物駿啟靈命大昌於後故我曾大父隋尚書左丞宏尊賢愛人開物成務我大父隋南郡司法義恭禮樂是蹈詩書是好我皇考黄州刺史孝節政以禮成名以德舉奕代集禮以洎於公公含

真蘊靈幼有成量承顏善對實譚實訏毋氏鞠育備於典訓三歲便善草隸書客有聞而謬之者公援毫立就動有楷則故當時目曰神童焉七歲屬文邈有高致十四通五經大旨百家之言先儒未諭一覽冰釋四方儒墨之士由是嚮風矣雅尚沖漠脫落人事鼎鐘黼黻罔汩其志妙於鼓琴尤工幽居綠水之操常抵傲縱恣不求聞達兄通理以其聲華太高諭其從事不得已舉進士授相州內黃主簿臨下以簡人用宜之黃州府君薨浹旬不怠朞而不懈至性之酷異類同傷於是昆弟胥命纍棘互勉負畚荷鍤

躬自成墳故族稱元氏之孝服闋調補校書郎轉右金吾兵曹萬年主簿公之始至萬年也河洛肇基於天邑崤函分守於懿親郇國公武攸望地在維翰寄深鎮撫以公文吏之美僉爲判官凡有牋疏皆自公出朝廷嘉焉徵拜司禮博士則天大聖皇后萬幾之餘屬想經籍思欲撮羣書之要成一家之美廣集文儒以筆以削目爲三教珠英蓋一千二百卷公首膺嘉命議者榮之書成克厭帝旨遷太子文學主客考功二員外賞勤也皇帝纘膺大業擢中書舍人是時天地初復中外多務章奏交馳文誥疊委公操

斧則伐懸衡不欺至於獻納多所施用然而不樂處煩屢乞外補上優而不許轉太常少卿無何吏部缺公雖虬蟠不奮欲固其節而鶴鳴有聞終迫其用乃拜吏部侍郎實能考才施以諗所立振幽滯以器所用簡而能通清而不介輪桷畢舉衆論休之天錫不永清羸遘疾春秋四十有六景龍元年某月終於某天子悼焉賻以粟帛含襚之事即以景龍三年某月歸葬於某禮也懿交暱友平生詞賦之客聚泣而評曰公事寡嫂撫孤姪以義聞居閨門接昆弟以禮著黃州之酷昭其行也鄖國之徵表其才也太常

之舉見其高也吏部之僉彰其用也況乎體道之要心無疵瑕包身之防口絕臧否非夫全德具美自天離祉曷能臻此君子患道之不立不患壽之不永公道行矣奚其多傷而已哉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嗣子寄童齔之子嬰兒之慕夫人李氏故亳州刺史某之女今主客郎中禺之從父妹也華首喪天帷堂哭晝藐視孤疚哀感草木託詞於我故人庶以紀百代之盛余與公一遇相得二紀同遊聯光粉闈接袂華禁容範之好宛猶在目宴謔之言未忘於耳追慨疇曩援毫涕集公執交兵部侍郎南陽張說吏部

侍郎范陽盧藏用當代英秀文華冠時而盧兼有臨池之妙故張迷銘盧篆石天下稱是碑有二美焉

嚴挺之

挺之名浚以字行華州華陰人舉進士并擢制科開元中累官至尚書左丞出爲洛州刺史徙絳州元宗欲大用爲李林甫所擠言其老病乃授員外詹事令詣東京就醫鬱鬱成疾自爲墓志與浮屠惠義善卒葬其塔左

諫安福門酺宴疏

臣浚言微臣竊惟陛下應天順人發號施令躬親大禮昭

布鴻澤孜孜庶政業業萬幾益以天下心為心深戒安危之理此誠堯舜禹湯之德教也奈何親御城門以觀大酺累日兼夜臣愚竊所未諭夫酺者因人所利合醵為歡無相奪倫不致糜弊且臣卜其晝史冊攸傳君舉必書帝王重慎今乃暴衣冠於上路羅伎樂於中宵雜鄭衛之音縱倡優之樂陛下還淳復古宵衣旰食不矜細行恐非聖德所宜臣以為一不可也誰何警夜伐鼓通晨以備非常古之善教今陛下不深惟戒慎輕違動息重門弛禁巨猾多徒儻有躍馬奔車厲聲駭叫一塵聽覽有軫宸衷臣以為

二不可也且一人向隅滿堂不樂一物失所納隍增慮陛下以北宮多暇西墉暫陟青春日長已積塵埃之弊紫微漏永重窮歌舞之樂儻令有司跛倚下人饑倦以陛下近猶不恤而况於遠乎聖情攸鬧豈不凜然祗畏臣以為三不可也且元正首祚大禮頻光百姓喁喁咸謂業盛配天功垂曠代今陛下恩似薄於衆望酺即過於往年王公貴人各承微旨州縣坊曲競為課稅吁嗟道路貨易家產損萬人之力勞百戲之資適欲同其歡而乃遺其患復令兼夜人何以堪臣以為四不可也書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

欲況自去夏淫霖經冬亢旱農之收成市有騰貴損其實崇其虛馳不急之務擾方春之業前代聖主明王忽於微細而成過患者多矣陛下豈可效之哉伏望晝盡歡娛暮令休息要令兼夜恐無益於聖朝惟陛下裁擇

大智禪師碑銘并序

夫聖人以仁德育物者則醴泉潛應而湧嘉禾不播而植神功以不宰運者則元宗會境而立正法由因而備然則有靈允答爰九疇而式敘無爲克成超萬象而宏濟暨今上文明大開淨業溥福利眞慈之澤闡權智衆善之門

精求覺藏汲引僧寶往必與親念則隨應張皇通達之路
膝演元亨之衢者其惟我大智禪師乎禪師諱義福上黨
銅鞮人也俗姓姜氏系本於齊官因於潞載鴻休於邦牒
踐貞軌於家範曾祖鴈門令大父烈考並棲尚衡門禪師
始能言已見聰哲稍有識便離貪取先慈矜異遺訓出家
年甫十五遊於衛觀藝於鄴雖在白衣已奉持沙門清淨
律行始爲鄴衛之松柏矣乃遠迹尋詣探極冥搜至汝南
中流山靈泉寺讀法華維摩等經勤力不倦時月遍誦畧
無所遺後於夜分端唱經偈忽聞庭際若風雨聲視之乃

空中落舍利數百粒又於都福先寺師事朏法師廣習大乘經論區析理義多所通括以爲未臻元極深求典奧時嵩嶽大師法如演不思議要用特生信重夕惕不遑既至而如公遷謝悵然悲憤追踐經行者久之載初歲遂落髮具戒律行貞苦自爾分衛一食而已聞荆州玉泉道場大通禪師以禪慧兼化加刻意誓行苦身勵節將投勝緣則席不暇暖願依慈救故遊不滯方既謁大師𦂳呈操業一面盡敬以爲眞吾師也大師乃應根會識垢散惱除既而攝念慮棲榛林練五門入七淨毀譽不關於視聽榮辱豈

繄於人我或處雪霜衣食罄匱未嘗見於顏色有厭苦之容積年鑽求確然大悟造微而內外無寄適用而威儀不捨大師乃授以空藏印以總持周旋十年不失一念雖大法未備其超步之迹固以遠矣後大師應召至東都天宮寺現疾因廣明有身之患惟禪師親在左右密有傳付人莫能知後聖僧萬迴遇見禪師謂衆人曰宏通正法必此人也神龍歲自嵩山嶽寺爲羣公所請邀至京師遊於終南化感寺棲置法堂濱際林水外示離俗內得安神宴居寥廓廿年所時有息心貞信之士抗迹隱淪之輩雖負才

藉貴鴻名碩德皆割棄愛欲洗心淸淨齋莊肅敬供施無方或請發菩提或參扣禪契有好慕而求進修者有厭苦而求利益者莫不懇誓專一披露塵惱禪師由是開演先師之業懋宣至聖之教語則無像應不以情規濟方圓各以其器陶津緣性必詣其實廣燎明哲之燈洞鑒昏沈之路心無所伏故物無不伏功不自已乃功無不成迷識者以悟日新愛形者由化能革不遠千里曾未旬時騰湊道場延袤山谷所謂旃檀移植異類同薰摩尼迴曜衆珍自積其若是乎如來以四諦法濟三乘衆生以八正道示一

切迷惑其或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非夫行可與眞靜齊致道可與法身同體者固難議於斯開元十年長安道俗請禪師住京城慈恩寺十三年皇帝東巡河洛特令赴都居福先寺十五年放還京師廿一年恩旨復令入都至南龍興寺曰此人境之靜也遂留憩焉沙門四輩靡然向風者日有千數其困環里市絕葷茹而歸向者不可勝計廿三年秋八月始現衰疾閉關晦養不接人事誡諸門徒曰吾聞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已非由人當自勤力以濟神用衆以爲付屬之萌也明年夏五月加疾減膳廿四日申酉之

聞有白虹十餘道通亘輝映久而不滅廿五日際晚攝念開顔謂近侍數人云本師釋迦示現受生七十有九乃般涅槃吾今得佛之同年更何所住又云臥去坐去亦何差別便右脅枕手疊足而臥此則知身非實處疾不亂奄忽棄世無覺知者皇帝降中使特加慰賵尋策謚號曰大智禪師即大智本行皆悉成就以禪師能備此本行也禪師法輪始自天竺達摩大教東派三百餘年獨稱東山學門也自可璨信忍至大通遞相印屬大通之傳付者河東普寂與禪師二人即東山繼德七代於玆矣禪師性篤仁厚

天姿通簡取舍自在深淨無邊昔已任眞曠心濟物居道
訓俗不忘於忠孝虛往實歸尤見其困默有無不足定其
體名數安能極其稱元波難挹高棟云摧旣離形器之表
當會神通之域粤七月六日遷神於龍門奉先寺之北岡
威儀法事盡令官給搢紳縞素者數百人士庶喪服者有
萬計自鼎門至於塔所雲絶雷慟信宿不絶棺將臨壙有
五色祥雲白鶴數十雲光鶴影皆臨棺上鬱靄徘徊候掩
而散近古歸墓靈相未有如斯之盛也禪師之季曰道深
力方墳而心靜弟子莊濟等營豐碑而志勤伊余識昧昔

嘗面稟非以文詞取拙將爲剋慕在懷覽江夏立銘涕增
橫墜覩太原成論悲甚慨然攀緣苦集願望都斷有太僕
卿濮陽杜昱者與余法利同事共集禪師衆所知見實錄
其餘傳聞不必盡記且離生滅是究竟無餘鏤盤盂乃古
今難沫顧才不稱物短綆汲深猶昔人稽首東向獻心廬
嶽者以爲懇慕之極況鐫刻永世不猶愈乎其銘曰
契真慈者道爲物先靈力幽授降劫生賢爰茲大士寂照
宏宣惠超三業心空四禪德溥甘露言感清泉翱軒宗極
念護無邊猶彼檀施兮福未嘗有如彼戒瓶兮物無不受

石無磷兮白不涅柏耐霜兮竹亭雪今將離世兮無有量永離蓋纏兮辭生滅門人法侶兮無歸仰刻石琱金兮狀高節望廬山兮摧慕瞻朗谷兮悲絶

自撰墓誌　　嚴挺之

天寶元年嚴挺之自絳郡太守抗疏陳乞天恩允請許養疾歸閑兼授太子詹事前後歷任二十五官每承聖恩嘗忝奬擢不盡驅策駑蹇何階仰荅鴻造春秋七十無所展用為人士所悲其年九月寢疾終於洛陽某里之私第十一月葬於大照和尚塔次西原禮也盡忠事君叨載國史

勉拙從仕或布人謡陵谷可以自紀文章焉用飾爲遺文薄葬斂以時服

王琚

琚懐州河内人甫冠與駙馬都尉王同皎謀刺武三思事洩亡命傭揚州富商家識其非庸人以女嫁之厚給以貲元宗爲太子獵韋杜間輒止其家太子巳平内難琚説太子除太平公主累授太子舍人兼諫議大夫常豫祕謀太子受内禪擢中書侍郎公主謀亂益急琚請帝决策除之事平進戸部尚書封趙國公眷委特異豫大政事號内宰

相歷拜九刺史琚性豪侈右相李林甫恨琚恃功使氣使人發其宿贓貶江華員外司馬又使羅希奭按其罪琚懼仰藥未及死希奭縊殺之寶應元年贈太子少保

教射經上篇

凡射必中席而坐一膝正當垜一膝横順席執弓必中在把之中且欲當其弦心也以弓當左膝前豎接席稍吐下弰向前微令上傾向右然後取箭覆其手微拳令指第二節齊平以三指捻箭三分之一加於弓亦三分之一以左手頭指受之則轉弓令弦稍離身就箭即以右手尋箭羽

下至潤以頭指第二指節當潤約弦徐徐送之令衆差池如鳳翮使當於心又令當潤羽向上弓弦既離身即易見箭之高下取其平直然後後擡弓離席目睨其的揆手頤下引之令滿其持弓手與控指及右膊肘平如水准令其射可措杯水故曰端身如幹直臂如枝直臂者非初直也架弦畢便引之比及滿使臂直是也引弓不得急急則失威儀而不主皮不得緩緩則力難爲而箭去遲惟善者能之箭與弓把齊爲滿地平之中爲盈貫信美而術難成要令大指知鏃至然後發箭故曰鏃不上指必無中矢指不知

鏃同於無目試之至也或以目視鏃馬上與暗中則乖此爲無術矣故矢在弓右視在弓左箭發則靡其弰厭其肘仰其腕目以注之手以駐之心以趣之其不中何爲也

教射經下篇

矢量其弓弓量其力無動容無作色和其支體調其氣息一其心志謂之楷式知此五者爲上德故曰莫患弓軟服當自遠莫患力羸恒當引之但力勝其弓則容貌和發無不中故始學者先學持滿須能制其弓定其體後乃射之然其的必始於一丈百發百中寸以加之漸至於百步亦

百發百中乃爲之術成或升其的於高山或致其的於深谷或曳之或擲之使其的縱橫前却所以射禽獸與敵也凡弓惡右傾箭惡其襦頤惡傍引頸惡却垂胷惡前亞背惡後偃皆射之體髓疾也故身前竦爲猛武方騰頷前臨爲封兕欲闞出弓弰爲懷中吐月平箭濶爲弦上縣衡此皆有威容之稱也又曰凡控弦有二法無名指疊小指中指壓大指頭指當弦直豎中國法也屈大指以頭指壓勾指此胡法也此外皆不入術胡法力少利馬上漢法力多利步用然其持妙在頭指間世人皆以其指末齪弦則致

箭曲又傷羽但令指面隨弦直豎即脆而易中其致遠乃過常數十步古人以爲神而祕之胡法不使大指過頭指亦爲妙爾其執弓欲使把前入扼把後當四指本節平其大指承鏃却其頭指使不得闕則和美有聲而俊快也射之道備矣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八十一目錄

陳貞節

請除則天帝號表
請罷隱章懷懿德節愍四太子陵廟疏
諸太子廟不合守供祀享疏
明堂議
太廟遷祔議
論肅明皇后請别立廟議
駮孫平子請祔孝和皇帝議

薛登

論選舉疏

請止四夷入侍疏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八十一

陳貞節

貞節潁川人開元初爲右拾遺遷太常博士

請除則天帝號表

臣聞敬宗尊祖享德崇恩必也正名用光時憲禮也伏見太廟中則天皇后配高宗天皇大帝題云天后聖帝武氏伏尋昔居寵秩親承顧託因攝大政事乃從權神龍之初已去帝號岑羲等不閑政體復題帝名若又使帝號長存恐非聖朝通典夫七廟者高祖神堯皇帝之廟也父昭子

穆祖德宗功非夫帝子天孫乘乾出震者不得昇祔於斯矣但皇后祔廟配食高宗位號舊章無宜稱帝今山陵日近昇祔非遙請申陳告之儀因除聖帝之字直題云則天皇后武氏

請罷隱章懷懿德節愍四太子陵廟疏

王者制祀以功德者猶親盡而毀四太子廟皆別祖無功於人而園祠時薦有司守衛與列帝侔金奏登歌所以頌功德詩曰鐘鼓既設一朝饗之使無功而頌不曰舞詠非度邪周制始祖乃稱小廟未知四廟欲何名乎請罷卒吏

詔祠官無領屬以應禮典古者別子爲祖故有大小宗若

謂祀未可絶宜許所後子孫奉之

諸太子廟不合守供祀享疏

伏見章懷太子等四廟遠則從祖近則堂昆並非有功於

人立事於代而寢廟相屬獻祼連時事不師古以克永代

臣實疑之今章懷太子等乃以陵廟分署官寮入處修營

四時祭享物須官給人必公糧合樂登歌咸同列帝謹按

周禮始祖以下猶稱小廟未知此廟厥名維何臣謂八署

司存員寮且省四時祭祀供給咸停臣又聞磐石維城既

開封建之典別子爲祖非無大小之宗其四陵廟等應須祭祀者並令承後子孫自修其事崇此正典冀合禮經

明堂議

臣等竊聞明堂之建其所從來遠矣自天垂象聖人則之蒿柱茅檐之規上下方圓之制考之大數不踰三七之閒定之方中必居景巳之地豈非得房心布政之所當太微上帝之宮乎故仰叶俯從正名定位人神不雜各司其序則嘉應響至休合太和焉昔漢氏承秦經籍道息旁求堙墜詳究難明孝武初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遭竇太后不

好儒術事乃中廢孝成之代又欲立於城南議其制度莫之能決至孝平元始四年始制造於南郊以申嚴配光武中元元年立於國城之南自魏晉迄於梁朝雖規制或殊而所居之地恒取景巳者斯蓋百王不易之道也高宗天皇大帝纂承平之運崇朴素之風四夷來賓九有咸乂永徽三年詔禮官學士議明堂制度羣儒紛競各執異端久之不決因而遂止者何也非謂財不足力不堪也將以周孔既遙禮經且紊事不師古或爽天心難用作程神不孚佑者也則天太后總禁闈之政藉軒臺之威屬皇室中圮

之期攝和憲從權之制以為乾元大殿承慶小寢當正陽巳午之地實先聖聽斷之宮表順端門儲精營室爰從朝饗未始臨御乃起工徒挽令摧覆既毀之後雷聲隱然衆庶聞之或以為神靈感動之象也於是增土木之麗因府庫之饒南街北闕建天樞大儀之制乾元遺跡興重閣層樓之業烟焰蔽日梁柱排雲人斯告勞天實貽誡煨燼甫爾遽加修復況乎地殊景已未答靈心跡匪膺期乃申嚴配事乖彝典神不昭格此其不可者一也又明堂之制木不鏤土不文今體式乖宜違經紊禮雕鐫所及窮侈極麗

此其不可者二也高明爽塏事資虔敬密近宮掖何以祈天人神雜擾不可物取此其不可者三也況兩京上都萬方取則而天子關當陽之位聽政居便殿之中職司其憂豈容沈默當須審考歷之計擇煩省之宜不便者量事改修可因者隨時適用削彼明堂之號克復乾元之名則當宁無偏人識其舊矣謹議

太廟遷祔議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爲七昭穆迭毀而太祖常存聖人之大典也若禮名不正則奠獻無敘矣謹按孝

和皇帝在廟七室巳滿今睿宗大聖貞皇帝是孝和之弟甫及仲冬禮當遷祔但兄弟入廟古則有焉遞遷之禮昭穆須正謹按禮論晉太常賀循議云禮兄弟不相為後也故殷之盤庚不序於陽甲而上繼於先君漢之光武不嗣於孝成而上承於元帝又曰晉惠帝無後懷帝承統懷帝自繼於世祖而不繼於惠帝其晉惠帝當同陽甲孝成别出為廟又曰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可兼毀二廟此蓋禮之常例也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代謂從禰以上也尊者統廣故恩及遠祖若傍容兄弟上毀祖

考此則天子有不得全事於七代之義也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嗣請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出爲別廟時祭不虧大祫之辰合食太祖奉睿宗神主昇祔太廟上繼高宗則昭穆永貞獻祼長序禮也此萬代之典敢不颺言謹議

論肅明皇后請別立廟議

禮宗廟父昭子穆皆有配座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自夏殷而來無易茲典伏惟昭成皇后有太姒之德已配食於睿宗則肅明皇后無啓母之尊自應別立一廟謹按周

禮云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先妣者姜嫄也姜嫄是帝
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爲立廟名曰閟宮又禮論云晉伏系
之議云晉簡文鄭宣后既不配食乃築宮於外歲時就廟
享祭而已今肅明皇后無祔配之位請同姜嫄宣后别廟
而處四時享祀一如舊儀謹議

駮孫平子請祔孝和皇帝議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並太祖而七昭穆者父子之位
則知七代之廟無兄弟之義矣殷繼成湯至於帝乙父子
兄弟十有二君其正代止六而已易乾鑿度曰殷之帝乙

六代王也此卽兄弟不數爲代之明據也又殷人六廟親廟四並湯而六殷代兄弟四人相次爲君若以爲代便當上毁四室如此則無復祖禰之祭矣古之廟位自禰已上極於太祖雖數溢迭毁隨而上遷三昭三穆未嘗有闕也又禮大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無兄弟相爲後之文所以舍至親取遠屬葢以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故父子曰繼兄弟曰及禮兄弟不相入廟者假如兄弟代立孫姪承統告享之曰不得稱嗣子嗣孫則當上列云伯考伯祖下繫云姪子姪孫此乃何成七廟之位號何

成繼統之義序焉斯又不可之甚者也後漢論次昭穆定
所繼之統以爲盤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光武不
入成帝之廟而繼元帝以弟不可繼兄故也又殷十二代
唯三祖三宗明兄弟相及自别立廟不必繼之七代也後
漢祖列敘七廟而惠帝不入其數豈非文帝之嫡兄乎及
文帝代立子孫克昌爲漢之太宗晉景亦晉文之兄緣景
帝絕嗣不列七廟之數何以知之據永興元年告諡代祖
稱景帝爲從祖也若以晉武越次尊崇其父而致廟壞遂
及亂亾何因漢氏遷出惠帝宗尊文帝而享代二十有四

歷年四百三十殷廟何嘗見毀漢朝未始經折殷漢之盛
委而不言魯晉之災引以爲喻是以春秋書太室壞者乃
垂明誡何必閔僖晉太廟所以毀折者天誅奢麗不以遷
廟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辨貴賤之差也父子相繼億萬
人之心也昭穆列序重繼統之義也今孝和皇帝若與聖
貞皇帝相亞在廟正成六代何以辨貴賤乎裔嗣絕滅何
以宗後代乎昭穆失序何以成繼統之義乎況國家遠遵
殷之陽甲近法漢之成帝特以孝和實中興之明主開百
代不毀之廟別立園寢永以孿神歲時烝嘗與國終始有

何不可乎又孝和在則天末年自身處儲嗣昌宗小豎素宣威權惡盈稔貫衆所共棄南衙則宰相歸奉北門則將軍嚮從推崇嗣君誰曰不可豈若韋氏悖逆干紀亂常總軍國之權操生殺之柄既行不軌欲振凶威將誅懿親以絶人望睿宗大聖貞皇帝枕戈代邸泣血待晨志切仇讎義殷家國沈謀內斷委筴聖明開元神武皇帝仰稟成規俯懷祕略挺身奮臂突入北軍不及終宵一戎定保致君親於堯舜拯社稷於阽危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建立聖明之副宏宣祖宗之業前史不疑漢文繼統今亦何怪聖

貞之代宗乎禮兄弟相繼不稱嗣子而曰及王明當用繼
先君不繼兄之絶統也今睿宗雖代孝和而立故當同繼
高宗則兩室並存便成二穆求之於禮不可同列於廟必
須一室別居開元皇帝光臨區宇主祭宗廟豈容旁繼伯
考之絶緒遂棄巳親之正統乎乃云太廟壞緣躋聖貞所
致引僖公後躋遷居閔公之上稱為逆祀取類當今聖貞
皇帝亞室高宗孝和皇帝特出立廟孝和升新寢之後聖
貞方上祔高宗斯則未當一日躋居孝和之上引此為證
豈非誣罔朝廷耶孫平子云春秋傳稱君薨卒哭而祔祔

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今日有違於此者自山陵甫終九虞卒哭特祀正寢祔於太廟四時享祭於禮何虧乎子又云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昔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自去歲昇祔之後時孝和新廟未嘗樂懸所以差辰緣闕備物初非承制葢是權宜修教若成即當同日禮增華省具列事由豈緣尊卑致隔先後借如睿宗一室誠卑孝和不可緣睿宗之卑後六祖之祭重尊之道禮極繼先因親之義情殷旁及乎子云今太廟毀由臣下阿曲之過恐危陛下之國昔太康五年宣帝廟地陷梁折入

年正月太廟殿毀改作新廟築階及泉遠徵名材雜以銅柱十二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又梁折據此言之天降炎譴非枯朽者也按孔子在齊景公在焉左右曰周使至言先王廟災孔子曰此必釐王廟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黃華麗之飾故天誅其廟焉有頃左右報所災者釐王廟景公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也故晉之太廟掘地及泉雜以銅柱綴以珠玉踰先王之制降皇天之罰與釐王之廟異代同誅今國家太廟因隋舊制開皇之際創造新都移故太極殿是苻堅所造經今將四百年日月滋深朽蠹而

毀晉朝則新構梁折豈得非災唐朝則歲久檐摧誠何足
怪夫論徵說咎須義正經理苟異於斯便成妖妄平子不
識忌諱肆其狂瞽危言高論謗訕朝廷引衰晉之朝比聖
明之代惑亂視聽漸不可長平子又云廟雖造畢災尚未
除來有何變故然史冊埀範義實多門妖孽之興理難固
必廟檐墜落自有別由天道難知豈得專尤別廟且廟屋
雖年深朽壞聖上猶兢懼不已尊儒學於內殿慎刑書於
外朝居纖以禮側身修德同殷湯之罪已等周文之小心
縱令熒惑守辰猶能退舍況咎徵不見逆說其災平子又

云莊公三十二年薨閔公二年吉禘自薨至禘尚有二年春秋猶非其失禮況夏喪冬禘其可得乎不亦太速乎後又云春秋閒淫雨彌旬傷稼敗邑漢書五行志簡宗廟不禱祀逆天時則致此災也夫水以潤下爲體不能潤下者水德微也何繫於淫雨哉斯乃妄引淫雨證成咎徵牽合災祥推於宗廟平子既前非速於祭禘後嫌簡不禱祀前後立義互相矛盾速稱越禮簡復貽災未詳二途何者爲適且祔後時享與禘全殊烝礿無愆何名爲簡虐旱淫雨時運或然堯日湯年安能累德平子言僞而辯禮所不容

薛登

登本名謙光以與太子同名敕賜名登常州義興人文明中解褐閬中主簿天授中累遷尚書左丞開元初留守東都再爲太子賓客七年卒年七十三贈晉州刺史

論選舉疏

臣聞國以得賢爲寶臣以舉士爲忠是以子皮之讓國僑鮑叔之推管仲燕昭委兵於樂毅苻堅託政於王猛及子產受國人之謗夷吾貪共賈之財昭王賜輅馬以止讒永固戮樊世以除譖處猜嫌而益信行閒毀而無疑此由識

之至而察之淺也至若宰我見愚於宣尼逢萌被知於文叔韓信無聞於項氏毛遂不齒於平原此失士之故也是以人主受不肖之士則政乖得賢良之佐則時泰故堯資八元而庶績其理周任十亂則天下和平由是言之則知士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者比來舉薦多不以才假譽馳聲互相推奬希潤身之小計忘臣子之大猷非所以報國求賢副陛下翹翹之望者也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勵已明節義以標信以敦朴爲先最以雕蟲爲後科故人崇勸讓

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衆議以定其高下郡將難誣於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即州將之榮辱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慙干木隱而西河美名勝於利故小人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是知化俗之本須擯輕浮昔冀缺以路禮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儒術化俗則蜀士崇儒燕昭好馬則駿馬來庭葉公好龍則眞龍入室由是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從其化者也自七國之季雖雜縱横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修

閭里推高然後爲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愛放達晉宋之後祇重門資獎爲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惟賢之義有梁薦士雅好屬詞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爲重不以修身爲務逮至隋室餘風尚存開皇中李諤論之於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茲擢士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帝納李諤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詞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實得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煬帝嗣興

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生之徒復相倣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策學不以指實爲本而以浮虛爲貴有唐纂歷雖漸革於前非陛下君臨思察才於共理樹本崇化惟在旌賢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纔出試遣搜敭則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啓陳詩惟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爲自求之意未是人知之辭察其行而度其材則人品於此見矣徇已之心切則至公之理

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㬋叔度勤
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抑巳推賢亦
不俟待於三命豈與夫白駒皎皎不雜風塵束帛戔戔榮
高物表校量其廣狹也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其辭
循常之人捨其疏而取其附故選司補授喧然於禮闈州
貢賓王爭訟於階闥謗議紛合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
競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
於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潔
巳若開趨競之門則邀仕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

羅其弊潔已則兆庶蒙其福故風化之漸靡不由茲今訪鄉閭之談惟祇歸於里正縱使名虧禮則罪挂刑章或冒籍以偷資或邀勳而竊級假其不義之賂即是無犯鄉閭豈得比郭有道之銓量茅容望重裴逸人之奬拔夏統名高語其優劣也祇如才應經邦之流惟令試策武能制敵之例只驗彎弧若其文擅清奇便充甲第藻思微減便即告歸以此取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於潘岳靈運詞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筆麗於荀彧若以射策爲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

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槩而取也至如武
藝則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撝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略
若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失指縱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
軍亦無免主之效鬬將長於摧鋒謀將審於料事是以文
泉聚米知隗囂之可圖陳湯屈指識烏孫之自解八難之
謀設高祖追慙於酈生九拒之計窮公輸息心於伐宋謀
將不長於弓矢良相寧資於射策豈與夫元長自表妄飾
詞鋒曹植題章虛飛麗藻校量其可否也伏願陛下降明
制頒峻科千里一賢尚不爲少僥倖冒進須立隄防斷浮

虛之飾詞收實用之良策不取無稽之說必求忠讜之言文則試以効官武則令其守禦始既察言觀行終亦循名責實自然僥倖濫吹之伍無所藏其妄庸故晏嬰云舉之以語考之以事寡其言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此取人得賢之道也其有武藝超絕文鋒挺秀有効伎之偏用無經國之大才爲軍鋒之爪牙作詞賦之標準自可試凌雲之策練穿札之工承上命而賦甘泉稟中軍而令赴敵既有隨材之任必無負乘之憂臣謹按吳起臨戰左右進劒吳子曰夫提鼓揮桴臨難決疑此將事也一劒之任非

將事也謹按諸葛亮臨戎不親戎服領蜀兵於渭南宣王
持勁卒不敢當此豈弓矢之用也謹按揚得意謂長卿之
文武帝曰恨不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
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所任故也謹按漢法所舉之主
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儀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酬於
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
路銷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撝謙之士仍請寬立
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試令職守以觀能否參驗行
事以別是非不實免王丹之官得人如翟璜之賞自然見

賢不隱食祿不專苟或進鍾繇郭嘉劉陶薦李膺朱穆勢不云遠有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才行則君子之道長矣

請止四夷入侍疏

臣聞戎夏不雜自古所誡夷狄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遷中國前史所稱其來久矣然而帝德廣被時有朝謁受向化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以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漢魏以後遂革其風務飾虛名徵求侍子喻其解辮使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

歸國此又中葉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則三王是而漢魏非論其得失則備邊長而徵質短殷鑒在乎往代豈可不懷經遠之慮哉昔郭欽獻策於武皇江統納諫於晉主咸以爲夷狄處中夏必爲變晉武不納二臣之遠策好慕化之虛名縱其習史漢等書官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計之失也若前事之不忘則後代之龜鑑此臣所以極言而不隱者也伏惟陛下德洽區外仁被左衽綏懷式遏之方故無遺策豈臣庸淺所敢輕議然而區區之心有所未盡者也竊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貢並叨殊獎或執戟丹墀策

名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黌門服改氊裘語兼中夏明習
漢法覩衣冠之儀目覿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於國史
察安危於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委以經
略之功令其展効或矜其首邱之志放使歸蕃於國家雖
有冠帶之名在夷狄廣其縱橫之智雖則慕化之美苟悅
於當時而狼子孤恩旋生於過後及歸部落鮮不稱兵邊
鄙罹災實由於此故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於
齊人猶不可以示之況於夷狄乎謹按楚申公巫臣奔晉
而使於吳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教吳戰陣使之叛楚吳

于是始伐楚取巢取駕克棘入州來子反一歲七奔命其所以能謀楚良以此也又按漢書桓帝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其後卒有劉石之難向使五部不徙則晉祚猶未可量也鮮卑不遷幽州則慕容無中原之僭又按漢書陳湯云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工然猶三而當一由是言之利兵尚不可使胡人得法況處之中國而使之習見哉昔漢東平王請太史公書朝臣以爲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之說不可以與諸侯此則內地諸王尚不可與況外國乎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

項之際累載用兵人戸凋散以晉惠方之八王之喪師輕於楚漢之塗地匈奴冒頓之全實過於五部之微弱當曩時冒頓之強盛乘中國之虛弊高祖餒危平城而冒頓不能入中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以破汾晉其所以解圍而縱高祖者爲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磧漠之北以穹廬堅於城邑以氊罽美於章紱既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爲不生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滚入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爲少居内地明習漢法非元海

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誕四人嚮應遂鄙單于之號竊帝王之寶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鼎峙者爲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內徙止當刼邊人繒綵麴蘖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王彌崔懿反爲其用耶當今皇風遐覃含識革面凡在虺性莫不懷馴方使由余効忠日磾盡節以臣愚慮者國家方傳無窮之祚於後脫備預不謹邊臣失圖則夷狄稱兵不在外方非所以肥中國削四夷經營萬乘之規貽厥孫謀之道也臣愚以爲願充侍子者一皆禁絕必若先在中國者亦不可更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事矣